

經部

易學變通卷四

元　曾貫　撰

下經一　咸至益

咸

或問咸艮皆以人身取象何也曰咸者二人相向之象艮則二人相背之象皆具全體之義也况人之一身不越乎動静而已咸則感于物而動艮則止于所而静此動静之正也若夫感于不正止非其所此又

人情之不能免者故聖人因象設戒自踵至項則必備夫體之全非若賁之趾頤之項取其一端而不必備也曰咸恒彖傳首言卦變何也曰咸恒者人道之常常之中不能无變也曰本義以咸自旅來恒自豐來于義然乎曰變固非一定之變也然豐旅而變咸恒似无其義不若自泰否而變者有其義也蓋否者陰陽之相判故不能相感若坤上而剛下則二氣相與由否而咸矣泰者陰陽之交而非可恒也若剛上

而巽下則各安其位由泰而恒矣卦爻之辭皆取感義惟大象取受人之象何也曰虛中乃所以感也人之所感每失其正者有我累之也故君子觀山澤之象以虛而通則凡中无私主乃所以无感而不通也曰卦之六爻乃不取男女之象何也曰咸之取象于男女者艮下于兌婚姻之正也若以諸爻論之則初六九四雖爲正應然感非其正咸之所惡也六二九五雖得中正然剛上巽下陰陽不交非咸之道也惟九

三上六雖為成卦之主然過中處極非夫婦之常道故諸爻泛以感道為言而吉凶禍福皆在其中矣曰內體三爻本艮之體而反動若九五一爻乃說之體而反靜何也曰艮體雖止然感物易動莫如內兑體雖說然居尊得正故能靜此動靜所以不同也曰九四之象果有取乎曰四之正體為兑互體為巽兑說之也說于外故往巽入也巽內也故來二體交互是又往來之憧憧也且九四處三陽之內上下无間是

又朋從之象也曰咸主于感而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何也曰靜則有虚受之基而動則有憧憧之悔矣况兑説居外使非艮止于内則流于不正者多矣此聖人之戒也

咸六二咸其腓艮六二艮其腓二卦皆取腓之象然腓者不能自動隨足而動則是本無定主可為善可為惡之象也故咸其腓則凶艮其腓則不言凶矣所以然者吉凶非由乎腓也咸則感于外而動艮則止

于内而静故也世之不能自主借耳目于他人者可不知咸艮之義哉

咸九四貞吉悔亡大壯九四貞吉悔亡未濟九四貞吉悔亡三爻皆以九居四説者但以四非九之正故聖人因占設戒而係此辭然他卦以九居四者多矣何獨于此三爻而設戒葢嘗思之咸者感也故首言利貞者以見感而非貞則是私情之感矣况九四正當心位故言貞于九四所以明夫以心感者必以貞

則吉而悔亡也大壯乃陽長之卦故首言利貞者政以用壯而進不可以不貞也且九四一爻前遇二陰君子處此尤不可以不貞故言貞于九四亦以戒夫陽剛之遇陰柔必以貞則吉而其悔亡也若未濟九四則為受命征伐之爻尤不可以不貞故師之丈人亦以貞則吉无咎即此意也

恒

或問咸恒俱言天地萬物之情何也曰天地萬物之

情感應而已矣故咸言剛柔之感情之通也恒言剛柔之應情之常也一感一應天地萬物不能違矣曰萃亦言天地萬物之情何也曰此亦不離乎感應之妙也蓋天地之氣聚則相感而成形散則无復感而為變矣萬物之類聚則相感而相生散則不復感而无物矣此非因形之聚散而見感應之情乎曰君子立不易方果何取于雷風相與之象乎曰恒之為德體常用變靜常動變然其變也是亦常也故聖人以立

不易方著其恒之體其與雷風之象則其所取殆有巽于彖傳之所云矣蓋震剛居上巽柔居下二者各安其常是亦不易方之義豈必膠于雷風相與之義乎曰恒九二曰悔亡大壯九二曰貞吉爻位既同而占異何也曰恒以失位爲悔壯以居柔爲吉故一則因中而可求正一則處中僅能亡其悔也曰九三當位矣而其德不恒六五其德恒矣而又不能无凶何也曰三雖當位而失中五雖恒久而失正蓋恒之爲

道徳于正則雖中而失其恒過于中則雖正而拂其恒胥失之矣曰他卦因中而可得正恒則不然何也曰恒之道天下之定理正其體而中其用也毫釐有差則非可恒之道矣此所以非他卦之可比也曰恒之六爻无有能盡恒之道何也曰不特恒也雖咸亦然盡咸之道者惟聖人感人心而和平乃為感之正盡恒之道者惟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乃為恒之至此豈常人所能及哉故初則泥于常而不知變

上則厭于常而急于變者也二之悔則處非其常五之凶則行失其常者也至于三得位而不能安其常四則失位而不能有其常吁此中庸之所以民鮮能也

恒九二悔亡大壯九二貞吉解初六无咎易中惟此三爻有占无象先儒謂象在于爻然何獨于此三卦以爻為象乎竊嘗思之恒之九二以中為恒大壯九二而得中此二爻取中之意重故不復言象而九二

即為中之象也解之初六居下而應于四拇之象也今九四既言解而拇則初六可不言矣

遯

或問姤之初六固小人之象遯之初二乃為君子之象何也曰姤之一陰巽之陰也猶否之三陰則坤之陰也故皆取為小人之象若遯之二陰雖以全體論之則為小人浸長之勢若以爻義推之則固為艮體之陰是爻雖陰而體則陽也故朱子于遯之六爻皆

取為君子之象者以此故也曰初六之遯亦已危矣乃謂之勿用有攸往何也曰遯之在後固已危矣然初爻无位可以晦處而俟時爾非若當仕而有官職則不可不往也曰六爻既皆君子之象然三之係四之好則又視之為小人何也曰易之爻象固有本爻取之為正他爻取之為邪者不可以執一拘也況九三比于二則為係九五應之則為嘉此象之所以為變易也曰諸爻皆言遯惟二不言遯何也曰乾體三

爻剛健勇決遯之見于行也內卦六二雖有必遯之志未見于行事故不以遯言之

遯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革初九鞏用黃牛之革革所以為固也遯之六二欲其固守必遯之志也革之初九欲其固守于未革之日也然黃牛中順之象革以離體取象革初九以剛居下中順不足鞏用黃牛所以戒之也遯以本爻取象六二以柔居中中順不失故執用黃牛所以勉之也

大壯

晉

明夷

或問明夷不取五為君象何也曰明夷之君理之變也非可以常道言也其取上六者暗之極也然小象以為照四國者以其位之高也非其德之明也曰箕子之明夷周公既取之以明一爻之義而夫子又取之明一卦之辭何也曰爻辭雖明夷之象而未盡艱

貞之義故夫子係之彖傳者蓋五以上六同體之親又居近君之地故有内難之象則非六四可出門庭之比矣且處非其位而中順不失又有正志之象則非九三南狩之比矣此夫子所以取之明艱貞之義與曰其與文王並言何也曰文王守其常故足以盡全卦之義箕子處其變故但足以著一爻之義也曰明夷初九之象莫能明何也曰明夷之飛陽性欲上進之象也上進而見傷此垂翼之象也然傷而未切

故猶有君子于行之象但六四爲初九之正應故初九歷三爻而至四卒不得食困之極矣且其所往之時六二爲内卦之主欲阻其進而不能是以不能无言也曰然則六五之利貞其與九三之不可疾貞同乎曰貞正也非有二也但五則雖遭其變而安處其正三則既履其變要在不失其正爾蓋雖有體經達權之異而正固之守則一也此聖人之戒也苟爲不然則亂臣賊子接迹于當代皆以明夷南狩爲之口

實其可哉

家人

或問家人而取風火之象何也曰巽風之生固自離火而出然離火之熾亦自巽風而明内外相資之謂也曰家人乃二女同居之象反有取于女貞何也曰巽女居尊離女居卑長少之正也二四得位爻象之正也剛柔正應則又匹配之正非如睽之内外失倫爻象失位故不成配偶而成睽也曰六爻之義可得

詳乎曰上九與初固為家之始終然亦以家之上下言也蓋孚而威所以正于上閑有家所以御其下也九五六二固為内外之正然亦以刑家之中正言也蓋二无遂不流于司晨之過五之交愛不失于私暱之偏也九三六四固亦匹配之義然亦以治家之得失言也蓋婦子嘻嘻家之所以失富家大吉則家之所以得也曰然則父子夫婦兄弟之義何以取其象乎曰上之威如固嚴君也初之閑有家非克家之子

乎二五之配固爲夫婦然五之有家親親之道盡故有以友其弟三之嗃嗃敬長之禮至則有以恭其兄此所以一家之倫理正而天下之分定矣曰九三而有嗃嗃嘻嘻之象何也曰九三居互體重離之間火之炎則嗃嗃矣然亦正居互坎之内坎之流則嘻嘻矣曰六四而有富家之象何也曰家之所以富者四居巽體則巽于外矣下應初九則閑于内也巽于外則財無所耗閑于内則財无所蠹此六四之所以富

也曰五爻皆有吉之占惟初九不言吉何也曰此事之初也家道之未成也故閑之于事未然之前僅足以亡其事已過之悔未足以言吉也

睽

蹇

解

或問解之成卦動而免于險也而卦辭乃曰无所往其來復吉何也曰動于未出險之前則固可出乎險

難之中然使不能安定于既解之後則亦不免乎傾擾之極蓋彖傳推其所以成解之功而卦辭明其處解之功其所主固不同也曰解之彖傳贊天地之解而不及聖人之解贊解而不及夫義與用何也曰自天道言之則氣之解者莫大于時自人事言之則事之解者莫大于赦宥此彖象所以各發一義與曰初六无咎以其正應為九四也然九四之解拇則又為去惡之義何也曰當解之初以柔而應剛以下而從

上以小人而順乎君子在初六則為无咎矣若九四則所處不同豈可以小人之順從而忘其解去之心乎故必有解拇之象則必有朋至之孚矣曰九二之獲三狐復以黄矢為象何也曰九二大臣固以去邪媚為職然亦必以中直為本也盖律乎已者然後能律人也曰三狐之象指三陰也然上六之射隼獨以六三言之何也曰六三居重險之間乗九二之上以小人而臨君子乃敢侈然而乗君子之器故必獲之

而後為解功之成也曰上六无位乃為公之象何也曰上六非公也以其為公之用也蓋九四近君乃上公之象其六三必用上六以去之者去惡之道必用其所應者去之所謂以賊去賊則獲之易矣

損

或問損益名卦之義尚有可推之理乎曰諸說或自卦畫言者或自卦象言者或自卦位言者固皆可得而通矣惟于卦變之義則有未盡究者蓋自乾坤十

變而為泰否者以天道言也自咸恒十變為損益者以人事言也然天人一理未嘗不相關也故損自泰來則上六一陰翩然下復已有否之漸豈非泰之既極則為損乎益自否來則是初六一陰變為君子所謂貞吉亨者也已有泰之基豈非否之一變則為益乎蓋卦變之説不拘一定如損益二卦雖于諸卦皆可變也然惟于否泰而來乃是損益之義不然損初九上而為四為五胡不謂之損損上六下而為三為

二胡不謂之益乎曰損之道而貴于有孚何也曰損者或時之過而益之或事之過而制之皆非孚信者不能也蓋在己而有孚則有以順乎理在人而有孚則有以信乎上夫如是則于事可得元吉于義則為无咎于理可貞于時則利有攸往矣初九以遄往為无咎九二則征凶何也曰初九无位故以趨走承順為恭九二大臣當以守正居中為重以說道而往則為自損而不足以益君其凶必矣曰損者損剛益柔

之謂然初九則謂之酌九二上九皆謂之弗損益之何也曰此聖人扶陽抑陰意也蓋陽剛本不當損以當損之時故于初九義之當損損者猶斟酌淺深之宜如二之于五則必守其剛中之賢乃所以益其君若喪其所守則有枲邪之失矣上九雖居損之時而受天下之益然受益而无益夫民則固无恤下之心茍益下而自損損其陽剛之德則又失其所以為上之實矣不然三四陰爻何以皆言損而不言益乎

益

或問損益專以人事言乎曰損益盈虛天地之道也

蓋三陽盈于内則為泰泰之變則損矣三陰虛于内

則否否之變則益矣故山澤之損雖以地道言然日

中則昃月盈則食皆損益之象雷風之益雖以天道

言然變盈流謙是亦盈虛之象天地且然況人乎曰

損以剛往柔來益以柔往剛來然彖辭皆係以利有攸

往何也曰損之剛往雖非所利然當損之時受益在

上況一人之行而得其友此剛往之所以為利也益之柔往雖非君子之道然卦本為否因一柔之往而為益于是中正有慶而益道行則柔之往安得不為利乎曰益之為卦初大作二享帝三凶事四遷國毋乃勞民而非益乎曰益下之事雖非一端義有當然聖人不廢也況以互坤為國為衆下有震體動之象也故此卦動吉靜凶以卦體然也故初之大作其周公作洛之義與六二之享帝其用牛于郊之義與六

三之用圭其伻來獻圖之義與六四之遷其殷民之徙與以此一事証之則无非益下之事周公豈爲厲民哉曰損之六五言益而益之九五不言損何也曰十朋之益由損道而得之也蓋凡減嗜欲損聲色皆損也非必損民力之爲損也若有乎之應則不必損已而可以益乎下也所謂因其利而利之豈必有所損乎此九五所以不言損也曰損之六五言十朋不言享帝益之六二既言十朋復言享帝何也曰君固

可以兼乎臣之占而臣不得以僭乎君之義故在損而言元吉在益而曰永貞吉則君臣之分蓋可見矣曰損之卦辭以有孚為主益之爻辭亦有孚為主何也曰損益之卦陰陽相應陰虛陽實彼此交孚然當損之時損下益上尤貴于上下相孚故即彖辭而發之當益之時以上益下惟係乎上之誠否何如爾故即九五發之各自其所主言也曰上九之求益不已何所指乎曰此通論為民上者之戒也夫為上而不

能益下反有求益无厭之心則是爭鬭其民而民亦起而爭奪之矣況為上而欲專利者由其立心之不恒也恒則安常守正不恒則反道敗德其凶必矣

易學變通卷五

元 曾貫 撰

下經二 夬至艮

夬

或問夬之彖辭既以為利有攸往而爻辭則初之不勝二之惕號三之有凶四之次且皆不見其有利往之意何也曰卦辭以全體言之則剛長有可進之理爻辭則惟九五夬夬合於中行之義其餘或過剛或

不正或居中自守或居下妄進皆以恃剛輕動聖人之所戒也曰九二之象何所取乎曰此皆意中之象也夫居夬之時恃剛之過者雖居下而有前趾之壯溺柔或偏者雖居尊而有莧陸之感惟九二居柔得中既不過於壯亦不偏於私或於莫夜不戒之時設有兵戎之及先事而能戒臨事而不擾此所以无患也豈非以意而得其象乎九三之應上六九五之比上六宜有咎矣反以无咎何也曰三以應而不能不

濡於陰五以近而不能不感於陰皆為有咎者也然其陽剛得位故皆能致其夬夬之勇而有以免乎咎也曰三之夬夬不免於有愠而无咎五之夬夬猶待於中行而无咎何也曰三五之夬夬雖一也然三之應猶為剛柔之正五之比未免私暱之嫌矣故三之有愠者雖不无衆陽之非議然以乾健之性且不失陽剛之位故能夬夬而釋遇雨之嫌至於五之見莧陸則不无偏於兊説之感但以得中得位故必合於

中行而後可无咎也曰上六一陰決之易矣然諸爻皆有難辭何也曰此聖人之遠慮也夫小人當窮極之時往无所之或至決下策而致大變者有之此聖人之所危也况姤陰雖微聖人猶有躑躅之慮則夬陰未去聖人安得无孚號之厲哉

姤

或問姤之一陰尚微也而彖以女壯說之何也曰姤之一陰雖微而一卦之全體變矣蓋陰陽之理來者

為主則往者為賔今五陽雖衆不得而主於内則含章以待自天之隕者安得不望於九五乎所以然者剛柔消長雖天運之自然然君心邪正實人力之可致使九五果能以杞包瓜制其潰於方長之時則反亂為治寧不若自天之隕乎曰姤遯二卦夫子贊以時義之大而臨觀夬剥皆不言何也曰此聖人之微意也蓋時義之大者以其所繫者大也是時隂方浸長使君子能有回天之力豈不可易亂而為治乎然獨

言於姤遯者姤則二陽在內遯則一陽居中是以君子猶有在朝事猶可幾其成也至於否則內皆小人而君子外矣故聖人於此方繼之曰君子道消前此猶不能无望於剛陽之在內者也嗚呼蓋至於剥然後歸之天行聖人之心殆以姤而未至於否道猶未可謂之消否而未至於剥事猶未可委之天也此豈非扶陽之微意與曰初六之遇九二不正也而反謂之貞吉九四之應初六正應也而反謂之起凶何也

曰初六貞吉猶否之初爻貞吉亨之吉也蓋隂之方萌能貞其所守則小人變而君子豈不可以吉乎故猶人心之邪欲方萌能貞其志則天理復還而吉可必矣若九四之起凶者此春秋責賢者之義也夫以不正之應而私於不正之遇義不可以復矣若又起而妄爭是凶不在彼而在我矣曰九二之无咎者特以制之在已也制之在已則有以禁制其邪心无以制之則二三之權其為惡可勝言哉曰包瓜之與包

魚其義同乎曰不同也包有魚者包之於内以遂其係曬之私也包瓜者制之於下以防其躑躅之勢也蓋姤之五陽惟九五猶能盡中正之道上下四陽蓋波頽風靡皆非前日羣龍之盛矣

萃

或問萃之象可得而詳乎曰以卦體言之則坤地之廣而阻之以艮山之高以巽木之繁而臨之以兊澤之深是則山林澤藪乃庶物之所萃也以卦義言之

則上能以說道使民故下能以厚德載上上下感應此所以衆心萃而不可離也曰萃與比先儒或有以萃為君臣同德比則二五相應萃為盛於比然乎曰比者水比於地上下無間之義萃則澤在地上兼二義焉蓋萃之以其道則澤於地無潰裂之患萃之非其道則澤潰地渙且有土崩之勢此先王於大象警之以不虞之戒而於九五必厚之以元永貞之德蓋所以防其萃者遠矣夫豈比之建國親侯之比哉曰

萃以利正為本然初六之於九四六三之於上六未為正也乃謂之无咎何也曰萃之道固利於正也然有君臣之萃二五交孚乃萃之正也有夫婦之萃若初六號呼雖非正道然剛柔正應亦不害其為義也有朋友之萃若三上嗟咨雖非得意然友道之合不厭貧交此所以雖無所利而亦不至乎有咎也曰萃之時用大牲者順天命也而六二之用禴乃得為利何也曰彖言用大牲者所以明豐萃之報自一卦之

用言也爻言利用禴者所以貴交孚之情自一爻之用言也蓋萃亨之盛固不可不盛其報然結君之義又不可不盡其誠如坎之用缶損之用亨其豐儉各有其宜也曰九四非正乃得為大吉九五正位僅足為悔亡何也曰九四之大吉者政所以為九五之戒至於五雖居尊位有以聚天下之衆然有無疆之休有無疆之恤聖人方致其匪孚之戒而重之以元永貞之望豈容以大吉之占而侈其心哉

萃王假有廟渙王假有廟萃有七廟之象渙有五廟之象固也然有廟之假係於卦之名義先儒說詳矣但渙者未萃之時而萃者既渙之合故聖人於渙而未萃之時既以假廟立其本者所以明齊渙之主必有孝享之誠而後足以一天下之歸向及渙而已萃之後復以假廟保其基者所以明致萃之君亦必有享祀之報而後足以維持天下於悠久此聖人為後世慮深矣

萃六二孚乃利用禴升九二孚乃利用禴二爻辭同而占異一則先言无咎一則後言无咎蓋萃之二五皆以其正非有咎也所謂无咎特人臣之職分當引吉則无咎也升之二五失其正為九二者使非孚誠之交則未能无咎矣然孚一也而其所主則有辨焉蓋萃者聚也所主在於九五故六二言孚者言君心孚於二則利用禴也升者進也所主在於九二故二之孚者言臣心進而孚於五則亦利用禴此二爻所

以不能無辨

升

或問萃與升反體之卦也然彖則皆言見大人何也曰萃之大人以位言而升之大人以德言也蓋萃者聚也故天下利見有位之大人而後足以聚天下之衆升者進也故人君用見有德之大人而後足以進天下之治此大人之名雖同而實則異也曰然則爻辭皆言利用禴何也曰萃有誠意聚合之意則君臣

之孚固不以盛禮爲貴升有誠意上通之義則上下之孚亦不以備物爲禮也此二爻虛實雖殊而陰陽交孚則一也曰二四不言升何也曰九二之孚則升而通于君六四之亨則升而通乎神雖不言升而有升之象矣升六四與隨之上六果何取於亨于岐山之象乎曰此皆取兑爲象也夫兑爲西而伏乎艮且二爻正居伏艮之上則山之象明矣然兑者說也於象爲巫又有通乎幽而說乎神之象况隨之上六固

為誠意之極而升之六四正當互體兊說之極宜其有祭享山川之象也

困

或問柔揜剛之爻他卦皆然何獨於困發之曰困承乎升升升而後有困也蓋陽德方升而遇坎則已陷於坎矣以坎之陽又揜於兊此所以爻亦有柔揜剛之義也曰困之大人吉以剛中也然二則征凶五則劓刖何也曰自二五而言固有大人之象自爻畫而言

則又有柔揜剛之象故二則不能不困於三五則不能不困於上也曰大人處困而不能出乎困何也曰久約而濫者衆人之情處困而亨者君子之道故曰險以說者言雖陷乎困險而樂亦无不在焉若有一毫求去之心則是不知命者夫豈君子之心哉曰九二朱紱方來而九五乃困于赤紱何也曰五居說體故有說乎二然二居險體則不能濟乎五此所以君雖困於上而朱紱方來然臣則陷于下而不能免於

赤紱之困也蓋朱紱之來者五有往求之心而赤紱之困者二有征凶之戒也然致命遂志者九二之本心故困極而亨則徐有說矣曰九五君象而有劓刖之傷何也曰此五之所以取困也當困之時志有未得顧乃淫刑以逞此赤紱之所以困也

困九二利用享祀九五利用祭祀享祀祭祀先儒或以享祀者人臣所以事宗廟祭祀者天子所以禮百神然諸卦之二五不發此義而發於困何耶蓋謂之

利用者乃困而求通之道也臣而困於下者弗獲於君也使能用享祀之誠以求通於君則君心以孚而九二之困可通矣君而困於上者弗獲乎臣也使能用祭祀之誠以求助於臣則臣心以合而九五之困可通矣此所以周公之於成王必有享上之誠而成王於周公亦有秬鬯之禮此君臣所以交孚而致成周之治也與

井

或問水生天一本皆陽也然井以陽剛為泉則陰柔為水乎曰自五行而言則水固生於天一然自水泉而分則水者質之已具泉者脈之方生故以六爻言之則三陽為泉三陰為井然又以三陽論之則五為陽卦之泉而二三又為陰卦之泉此所以有用舍之異也曰勞民勸相何所取於井乎曰勞民取上體之井有養民之象勸相取下體之井有相養之義也曰井泉之冷暖以冬夏而異也九五獨曰寒泉何也曰

井之養人固无冬夏之殊然井之濟人尤莫盛於夏故九五之寒泉指夏月之寒泉也况以巽互離正南方火盛之時以離遇坎又水火既濟之象此井之功用莫盛於此時也曰然則五不言吉而上六乃言元吉何也曰井洌寒泉自井德而言故但言食而吉在其中井收勿冪自人事而言故必有孚而後元吉此井道之成也曰爻辭既有勿冪之吉而彖辭乃有羸瓶之凶何也曰文王之易懼夫當其位者不能勝其

任周公之易嘉夫當其任者有以成其功此所以一則致其戒一則美其成也

革

或問坎離合而為既濟兊離合而為革其取象不同何也曰坎離火水之正也故其相交而有相濟之理兊非水之正固不能濟乎水且兊離俱陰故其氣不能相交而有相革之象也曰六爻之革果有序乎曰初之鞏用固未可行也二則可以行矣然必申之以

九三之三就必其有孚而後可進於九四之改命既獲改命之吉而後可升於九五之尊位既居尊位必其有虎變之文而後在位之君子在下之小人從而變化也蓋革之道所係至大故必要其始終本末而備言之曰六二征吉矣而九三上六皆言征凶何也曰革之道貴於中故初九取黃牛象惟恐其過與不及也二之征吉五之虎變得其中者也三之征凶者於當革之際而革之以剛躁之過則凶而厲矣上六

之征則是於既革之後而復為煩擾是亦過於中豈不為凶乎曰九三復言三就何也曰正所以救征凶之弊也蓋三之征者以離火之性行之也使能謀而至於三則非惟孚於人而已亦自信之矣曰六二已日其與彖辭之已日同乎曰亦不同也彖之已日者既革之日也爻之已日者可革之日也曰九三九四皆以有孚言何也曰此聖人慎重之戒也蓋革言三就亦審夫人心之孚矣至於改命之際又必有孚而

自審者聖人順天應人不得已而革焉必其如湯武之救焚拯溺東征西怨天下俱信非富天下而後可也此夫子所以復係以信志之辭也

鼎

或問鼎之彖傳取柔進上行之象何也曰此取成卦之主言也曰然則鼎之五何以為成卦之主乎曰鼎之所以能元亨者由其有上行之用而其用之能上者由其有黃耳之象此五所以為鼎之主也曰鼎取

耳目聰明之象何也曰鼎者象也非徒象乎器亦以象乎人也初而趾中而腹上而耳目則全體之象明矣故大象正位凝命亦自人君之一身而取則鼎之為象可知矣曰大象所取則又取於端正安重之象何也曰此體用之説也蓋正位凝命者鼎之體也黄耳金鉉者鼎之用也體則安重為貴故鼎之足不宜動用則以上行為功故鼎之耳則貴乎動也是以初六之顛趾者非九四累之也固以初居巽體其性務

入徃來於四此趾之所以顛也六五之黄耳雖不能自舉而上九陽剛則有以成玉鉉之功此聖人係以大吉无不利之辭蓋可見矣曰初六九四顛折一也而初為无咎四則不免乎凶何也曰初居鼎下鼎未有實也故出否乃所以无咎四居鼎中實既盈者也故折足則不免乎凶所以然者初居无位之地而四乃大臣之位也曰九二之視初六為仇何也曰此近而不相得之爻也蓋二為有實之位而初有顛趾之

疾二苟以同體而比則必覆其鼎實而亦不免乎九四之凶矣曰九三而有方雨虧悔之象何也曰三之行塞者以无應於上也无應則陰陽无自而和不能為雨矣然鼎耳有終動之理蓋三之動則為互坎而成雨矣若曰九三之遇於六五為陰陽和之雨則五非相應之爻陰陽何自而和哉曰六五金鉉本義二說果曷從乎曰主於周公之易則五以上為鉉主於夫子之易則所謂得中應剛是以二為鉉也然變易之

義俱可通也必欲偏主則泥矣

震

或問震之彖辭獨以初九為言何也曰上下雖皆震體然震動之勢自下而來則初九者一卦之主也四雖居乎外體然互體為坎陷於二陰之間此震之所以泥也曰震為長子固以守宗廟社稷也然上下俱震得无有並嫡之嫌耶曰以卦象言之則主祭者在内之象故為内體之震而外體不得而主也以爻辭

論之則虩虩而恐懼者主器之道亦非九四之得與也蓋主器之重其任非輕故聖人於彖辭致其虩虩之戒而復於初九申之以見前之所謂恐懼修省不喪匕鬯惟主於初而他爻不得與也況六爻之中獨於初九係之以吉又以見主器之初在於一人其以別嫌疑之意可見矣曰六五不當往來之際且言无喪有事何也曰五雖不當三四往來之地然上體之震將往而下體之震方來此所以為厲也无喪者不

失乎中有事者能有為蓋亦行中之事也故小象曰其事在中意以此與曰五之以中故能无喪六二得中反不免於喪貝何也曰二五之所乘雖皆陽剛然六二之所乘者虩虩之震而六五之所乘者遂泥之震也此二五之得喪所以有輕重也曰上六之與六三俱柔也乃有婚媾有言之象何也曰婚媾者固以剛柔之匹配言然震之上六使其獲正應則何至於有言卦謂之有言者非其正也非其正而婚媾焉豈

能免於公論哉蓋九四之求匹則非其正初九之求配則非其應此本爻所以為征凶與

艮

或問本義於彖辭既釋之以止而止復謂之行而止何也曰此以內外卦言也蓋內卦一陽當位止得其所是於止之中又得所止之象所謂止而止也外卦一陽有止極而動之象然內則无所應外則无所往是於行之中亦不失其所止之象此所謂行而止也

曰九三既得所止而又不免於列夤之厲何也曰析二體而觀則九三之止為得所止矣若總其全體而觀則九三正當乎上下之際於此而艮止則上下判隔安得不至厲薫心乎曰六四當上下之際反為无咎何也曰以咸之取象証之則咸上為脢而咸五為脢脢者正當乎背之位也今艮以五為輔則六四當乎脢之位而未及乎身之限也但艮以背視取象故不曰脢而曰身其與彖之艮其背者微有辨故敦艮之

吉歸於上九而此爻止係以无咎蓋可見矣曰上九不自人身取象何也曰人之所履固不可不止其所然止之極而不知通變之用亦非人道也曰敦臨敦艮皆吉何也曰敦者厚道也厚於治人則人無不服者臨是也厚於治已而已無不修者艮是也人顧自處何如爾容可處於薄乎

艮其背艮其身艮其背與艮其身似同而異蓋身非止而不動之物惟背者能止之物故艮其背者於當

止之所而得其所止之義也艮其身者於當止之時而能有所不為也然雖有當止之時而無終止之日惟背則靜亦止動亦止乃能盡乎艮之義也故六爻之中惟敦艮為吉而艮其身僅可无咎即此可見其不同也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易學變通卷六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敬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錄監生臣李兆文

易學變通卷六

元　曾貫　撰

下經三　漸　艮下巽上

漸

或問漸之為女歸何也曰以卦象論之則艮男下于巽女親迎之象也巽女往居于外夫婦之義也以卦變論之則自否而變六往居四由内而外是亦夫婦之象九來居三則是陽下于陰是亦親迎之象也曰

彖傳既謂之進得位又謂之進以正何也曰此亦卦
變之說也蓋彖辭惟取女歸之象而彖傳則又取男
女之象也故自否而變則六往居四而當位為進以
正之象自旅而變則九進居五而以中豈非進得位
之象乎是則女進以正則有以宜家而為正邦之本
男進得位則有以儀刑而收正邦之功此所以夫子
于下文復申之曰其位剛得中者以見進而得位為
九五而自別于六四之得正也曰鴻漸于陸本非失

所而本爻之凶爲甚何也曰三爲人位而互坎爲險以人位之險則鴻漸于此其不罹繒繳者鮮矣曰六四反爲得桷何也曰自九三而視六四則爲不育之婦然自本爻視之則所謂進以正者正指此爻故謂之于木之漸雖非鴻之所安然其視于陸之漸則出人位之險矣故曰得其桷猶言險中之獲安也曰九三取婦孕不育而九五復取婦三歲不孕何也曰此聖人設兩端以垂訓也蓋三四非正應而合則雖

孕而不得育二五以正應而間于三四則雖不孕而終莫能勝以見正應者雖間而終合非正應者雖合而終凶此女歸所以利貞也至于取象則固取于互離之象三之所以孕者豈非有六四巽順之合乎五之所以不孕者豈非由六二艮止于下而失所願乎胡氏牽強破碎至取互坎而為漏胎之象乃不經之尤者不可不辨也

歸妹

或問漸之征吉而歸妹征凶何也曰漸以艮止於内而巽順於外安得而不吉歸妹以說於中而動於外安得而不凶且凶而謂之征凶者女征則凶此非淫奔之義乎蓋婚姻之禮未有男不先于女而女動之理況於以說而動者乎曰歸妹永終知敝程朱之說孰為當乎曰歸妹本有征凶之占聖人於大象所以反其凶而為吉者也蓋歸妹不能永終者由其不正而終有敝也君子體易欲有以永其終則當知其敝

而戒之矣以此而觀則天下之事凡欲求其終而无敝者皆當知其敝而後能革其敝也曰九二取幽人之象何也曰士之從君猶女之從夫也使其所從非正豈惟失身喪已而有枉道之辱而庸君闇主寧保其无明夷之傷乎故上无明君則抱道之士寧守正而不偶未得害於義也此九二居中以貞所以為未變其常也曰三之歸妹以須四之歸妹愆期皆非婚姻之及時也然爻有得失之異何也曰三以陰柔說

體欲動之急乃須時而不能待所歸故寧自賤而求欲歸之速此彖之所謂征凶者正指此爻也四以陽德而无正應雖不无愆期之嫌然其志則有守故能待其所歸之正不至有失身之悔矣此二爻乃聖人設兩端為訓以見急於自售者必為人所賤而剛於自守者必能得所歸禍福无不自已豈不信哉曰彖曰无攸利柔乘剛也然六三之乘九二雖不係以吉凶而六五之乘九四乃謂歸妹之吉何也曰彖傳所

謂征凶无攸利者專指六三言也蓋居内而爲兊主者三也感於外而説者亦三也以不當之位而征者亦三也故小象係之曰歸妹以須未當也則彖辭所係專指六三也可見矣且以卦而言則是隂柔而乘剛位此皆女德之不正宜其征凶而无攸利也若六五雖乘九四之剛然居尊以中殊非六三之比此本義表之爲女德之盛則其爲歸妹之吉不亦宜乎

或問明居下體彖辭乃有日中之象何也曰以上下之體而觀則離明雖居下體而為方升之日然以內外之體而觀則如離明于內乃所以照臨于天下若過于此則反為日昃之離矣曰豐既有日中乃復有見斗見沫之象何也曰以卦體觀之離明為日震動為雷互巽為風兊澤為雨是當晝之時雷電皆至風雨交作安得无見星斗之理乎曰豐之時而取此象何也曰此聖人為世道計也自古否泰相仍損益相

因自然之理也故以明而動固有致豐之道然動極而窮明極而暗亦事理之必然也但當此之時暗主居上雖有中正之臣而反見疑此豐之所以常不能保其終也故聖人于六二戒之以有孚之吉以見往雖見疑然為臣之道不可不盡誠以感其上又于六五開之以來章之慶以見已雖為柔闇然為君之道不可不虛已以求其助君臣如是則日中不至于昃而月盈不至于食矣

旅

或問豐旅二大象皆取刑獄何也曰豐以内明而外動故折之致之而无所疑旅以内止而外明故明慎不留而不敢縱聖人於此二象文雖不屬而意實相足蓋致刑者常患於不慎而折獄者常短于不留使其刑之致而能慎則是欽恤之意常行於斧礩獄之折而能无留則是克允之明洞燭於囹圄豈非刑獄之盡其道乎曰旅之時義爲大何也曰旅者去其所

止離其所居得貞則吉失貞則凶所係至大也故曰得中乎外又曰順乎剛又曰止而麗乎明此皆旅之貞也蓋不得乎中則過高而招禍過卑而涚已榮辱所係也不順乎剛則恃已凌人居下訕上禍患所係也不麗乎明則失其所宗喪其所主又名節所係也此其時義豈不為大乎曰彖之小亨既主乎五矣然五之亡矢反不如二之即次懐資何也曰以卦義言之則得中乎外者旅之通也以爻言之則五之得中終

不如二之中且正也況旅之所以吉者又以貞為尚乎

旅九四得其資斧巽上九喪其資斧資者資之以為用以所應者言也斧者取之以為斷以離巽之性言也何則旅之九四下有應與得其資也以九居離體之內離為戈兵且火性剛決處事能斷得其斧也巽之上九則下无應與是喪其資也居巽之極且又在離體之外失其所以為斷則是喪其斧也一得一喪

則聖人係辭之意可見

旅六五射雉解上六射隼二爻皆取射象先儒類以坎為弓必求合於坎然解雖有坎而上六既不在坎體之內旅則有離又无坎體之可互况觧之者上六而隼則六三也旅之射者六五而雉則本體之象也所以然者解以上射下去害之意也旅以中道而射獲其所處之意也以意求象則凡意之欲求必得者皆射之義也解則欲必得乎三而去之旅則欲求必

得乎五而處之皆射之象也烏可強求坎體而通之乎

巽

或問巽之小亨主於陰也而彖傳乃以剛巽中正為主何也曰巽之道為陰柔卑順之道非君子之所尚惟以柔順剛以下順上則可以小亨故聖人不主於六四而主於九五者以見六四雖為巽體之主然非順乎陽剛得位之君則是柔順邪媚之道非君子之

所貴也曰巽而利見大人何也曰大人者有德位之稱指九五也蓋巽順之道易流於卑諂惟中正之大人說之不以道則不說故必以巽之道巽順於大人然後得乎巽之正也曰巽風為申命之象可得詳乎曰風之為象巽入而不驟教之善也行地而不擇化之周也被物而無心感之公也既出而弗反令之信也此申命所以取重巽也曰大象取申命巽入之義而六爻之所取者皆卑巽之義而不取巽入之義何

也曰大象隨風之義故於巽入為多爻辭取柔皆順乎剛故於巽順之義為重各有當也曰九二之用史巫何義也曰二與五君臣之位也以剛遇剛無應之義況自二至五互體而為睽則君臣不相能睽乖之意然睽之中又互中孚之象則君臣亦未甞无感孚之情但當本之以巽順之道申之以道達之言如子思无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蓋亦用史巫之義也曰九五巽乎中正者也然爻辭不言巽而言先

庚後庚何也曰五為申命之主也故先庚者所以丁寜而申其命後庚者所以揆度而行其事也然謂之无初有終者先庚而衆未有孚是无初也後庚而下無不順是有終也蓋人情固有未孚於變之前然未有不順於變之後此革之彖亦曰已日乃孚此之謂也

解之九二曰田獲三狐巽之六四曰田獲三品三狐之象朱子始以為未詳又引或曰云云謂即四陰爻

蓋主後説三品之象先儒或以初六與己配為賓九二應九五為充庖九三在下體之上為乾豆然以解之取三狐之象推之則以卦有四陰除六五為君餘三陰則狐之象也今巽亦有四陽除九五為君則上九居互離之上為乾豆之象明矣九二以互鼎之體而上應乎君則又為充庖之象明矣若九三處於人位且居下卦之上豈非賓客之象乎況二卦皆以互離戈兵而用於水澤林藪之間豈非田之象乎

兑

或問巽兑皆陰卦也然巽小亨而兑不言小何也曰巽之柔居下而能順乎剛故亨在柔兑之柔居上而非其正故戒以利貞而其亨在剛此所以巽言小亨而兑不言也曰巽之二五亦剛中而不得為亨何也曰巽體柔内而剛外是陰有浸盛之勢故陽不得而言亨兑體剛中而柔外是陽有浸長之理故不得而言小亨也曰二五皆言孚惟五則不言兑何也曰二

五言孚者俱以中實爲孚也然二之孚者以自信而悅不惑於六三之柔邪五之孚者戒其輕信小人而不失乎君位之中正故於五不言兌而言厲者政以上六方以說道而逢君苟或蔽於欲而說之則安危之勢雖未著而安危之基決於此矣曰六三上六皆兌說之主然一則言凶一則不言吉凶何也曰六三居位不正則其求說於下者取凶之道也上六居陰而引上之說是欲導其君於説樂之私也然九五陽

剛中正有非邪媚之所能惑故為上六者徒見其未光大而已至其吉凶則係於九五之從否何如也

渙

或問渙之卦變以程說則變自否來以朱說則變自漸來果孰從乎曰卦變固無一定之拘然以爻畫推之則程說為勝蓋謂之剛來者自外而來即爻辭之所謂奔其机謂之柔得位乎外則六三非得位之正況非外卦之位乎蓋渙之所以亨者有小大小者一

身之亨大則天下之亨也今二剛來未離乎險僅足亨乎已不若六四得位上同乎五則有以渙其羣而致天下之亨矣設使六三得九之位而同乎四則於重晝之義有未盡合而於亨通亦未足見其為渙之亨矣曰然則六爻之義可得而推乎曰初能拯於渙之初上能出於渙之極此則時有變通之義也二則渙乎一已之難五則有以聚乎天下之渙此則位有上下之辨也三則有濟渙之志未能成其功四當濟

渙之任有以成其業此則位有當否之辨也曰然則六四陰柔非有濟渙之才而元吉之占獨歸之四何也曰四雖陰柔然其位則近君之位德則巽順之主也當渙之時上能順乎中正之君下能順乎民心之所向宜其非諸爻之比矣且變自否來由否之二進而居於渙之四是其超出夷等夫豈下體二陰之比哉故曰匪夷所思言出其類也

渙初六用拯馬壯吉明夷六二用拯馬壯吉明夷六

二居互坎之初拯之者以九三之剛渙初六居坎體之初拯之者以九二之剛然坎固有馬之象何獨於二卦言之且明夷之三渙之二皆陷乎險中何自而能拯之耶蓋明夷者傷也渙者離也皆患難之時聖人以二爻皆柔弱不能以濟難故不暇遠求正應之助惟近取剛陽之爻使之得以免禍此爻辭中之變例也若夫陽剛雖陷於坎險然互震於上是能動乎險中有壯馬之象宜其能拯之也

節

或問三陰三陽之卦皆自否泰而來獨於噬嗑節卦而言剛柔分何也曰噬嗑以剛柔而分善惡故惡者受噬而善者乃所噬者也節則以剛柔而分内外止於内則為節溢於外則為過節矣曰初九之不出户庭何以為无咎九二不出門庭何以反為凶乎曰初九居節之初無位者也是居不當位故不出户庭可以无咎九二居中有位者也是義宜有為反近說於

六三而不應於九五失其臣道安得不至於凶乎六四九五皆以坎爻居於澤上非能節者而爻辭或亨或吉何也曰坎居澤上本非能節然兑上互艮有止之象故五為艮主而為甘節之吉四居艮體而當位故又為安節之亨獨六三乃兑澤之主失其中正故雖居互艮之下而不能止其澤中之溢矣故小象繫曰又誰咎也以見三之不節乃自取之非其上下之所致也曰九五居坎體未出乎險也謂之行有尚何

也曰坎水有通之象也曰諸卦之坎皆取險義惟於節而取通義何也曰節之道貴乎通也使節而不通則是不可貞之節夫豈君子之道哉

節初九不出户庭无咎九二不出門庭凶初九九二皆以剛居下體皆以兊體居内皆不出門户之象然在初則无咎二則凶何其象之同而占之異耶吁此聖人係辭所以教人知變通之道於其相近之中而有相遠之義也夫初之不出以其居下無位能節而

止固可无咎九二以位則大臣也以互體則震動之象也於此而不知有為徒規規自守此豈通變達時之道哉宜其有以取凶也

中孚

小過

或問小過取飛鳥之象何也曰小過者中孚之反體也中孚者鳥之未鷇者也小過者鳥之已鷇者也此文王取象之本意也曰内艮外震卦體皆陽本宜上

也然彖辭則云宜下不宜上何也曰小過者重畫之坎也坎以二陰而陷一陽小過則以四陰而陷二陽也坎性就下則二陽既陷於陰中所當順時而就下也故初六之凶由應剛而動失宜下之義也二之无咎由即過而就中得下也三之或戕恃剛而上者也四之弗過居柔能下者也五之不雨如密雲尚往不能下也上之弗過如飛鳥之離過於上也此六爻之義皆由宜下不宜上而取也曰六二之象諸說皆不

明何也曰本義以五為君而復以為妣可乎且四雖陽爻亦非尊位豈可以為祖乎蓋五雖陰爻而居陽位以陽位而尊祖之象也上六以陰居陰妣之象也夫六二以飛鳥之性志欲上進過乎五而遇乎上然小過之時不宜上而宜下況以臣而不可過乎君故能不過乎六五而反居六二之臣位則可免乎咎矣此聖人所以設兩端以為戒也曰九四弗過遇之其與上六弗遇過之同乎曰九四之弗過者弗過乎五

也過之者亦遇合乎五也上六弗遇者弗過乎五也
過之者亦過乎五也蓋四以陽剛而居五之下是能
不及其君遇其臣之意所以无咎上六以陰柔動極
而居五之上則是知上而不知下者所以凶也曰六
爻之中惟初上二爻取鳥飛之象何也曰三四二陽
鳥之身也上下四陰鳥之翼也則初上二爻正鳥翼
之位故取象鳥之飛也曰卦辭飛鳥為大吉而爻辭
飛鳥則為凶何也曰卦取遺音之象下而不上者爻

取飛鳥之象上而不下者此吉凶所以判也曰卦辭既言小亨復云大吉何也曰小者之亨自其柔得中言之大吉自中二爻之剛者言之也蓋二陽雖陷於陰然能順時而處則未嘗不可反凶而吉此聖人為君子謀也可不察哉曰六五有弋取在穴之象何也曰五居震體欲動者也下居艮體欲止者也以下體之止不能順上體之動則六五之君安得不弋取夫在穴者乎猶解之射隼乃所以去乎害也

既濟

或問既濟亨小主於六二而不主於九五何也曰九五當既濟之時處極至之位无復可進矣六二居中處下則猶有可進之望此所謂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也況五雖居中有盈滿之象二雖居下有謙虛之義此既濟之後所以不能无休咎之分也曰六二既有致亨之道然不无喪茀之占何也曰二之喪茀由乎九五之盈滿故二不能以自行也然中德在

已他日有必亨之理故謂之七日得者蓋卦有六位數窮則復今日之喪乃所以為異日之得豈非有可亨之道者必有亨通之日乎大抵既濟六爻下體三爻有可進之理故初之无咎者以其既濟之後而存未濟之心也二之勿逐而得者中道有亨通之望也三有克之之占者終有成功之日也外體三爻處過極之日故六四有衣袽之戒而九五有不如西鄰之占上則窮而有濡首之厲矣未濟則下三爻未離乎

險上三爻則出乎險矣此二卦正相反也

既濟初九濡其尾未濟初六濡其尾既濟上六濡其首未濟上九濡其首諸卦皆以反對為體然未有如既濟未濟首尾同辭者蓋二卦雖有既未之分然六爻之中皆具重坎之體故首尾俱有濡之象然象之同而占則異者蓋未濟不如既濟之初既濟不如未濟之終也李氏曰既濟之時坎險已過故才剛者雖濡尾而无咎爻柔者濡首而有厲此則本其濟之時

而以才之剛柔為得失也若未濟之時坎險未過聖
人因既濟之象而戒之以為未濟之初六乃陰柔之
才若不度淺深如既濟初九之濡尾則吝矣若上九
之有孚者謂與六五相孚也剛柔相孚需于酒食以
待濟則為无咎飲酒而至於濡首則是不知節矣但
上九以剛明之資必不如既濟上六之沈溺故曰有
孚失是言能有孚則不至於濡首矣此乃亂之後而
有致治之理而凡時之否而待通事之阻而待濟皆

此義也學者可不講哉

未濟

或問未濟之亨亦以柔得中也而不謂之亨小何也曰既濟之柔在二道不能行故其亨在巳而為小未濟之柔居尊有將濟之理宜有致天下亨通之望故不得謂之小也蓋未濟之五即既濟之二向也喪茀今也貞吉此非勿逐七日之驗乎曰未濟之九二陷於坎中乃謂之貞吉六三征凶反謂之利涉何也曰

未濟之體自二至五互成既濟之體故未濟之二即既濟之初但既濟初九之輪曳之於未濟之後未濟九二之輪曳之於既濟之初蓋先事而戒吉之兆後事而戒僅足以无咎而已若六三之征凶者以本卦之體未出乎坎也利涉者以互卦之體有既濟之象也於未濟之終而有既濟之理此大川所以利涉也曰鬼方之伐既濟言之於三而未濟言於四何也曰鬼方者幽險之地坎之象也故既濟言於三者以離

明而去幽闇伐之初也故曰三年克之期其效之辭也未濟言於四者既濟之後也故曰有賞於大國定功行賞之辭也此所以一則言高宗者征伐之命主於君也二則言震用者征伐之功歸諸臣也曰上九居未濟之極宜有濟也乃有飲酒濡首之象何也曰自二至五已成既濟之體上九不得而與也居未濟之終而不能成既濟之功此所以沉湎失道而不知節也曰未濟而互既濟既濟亦互未濟何也曰此造

化之循環所以无窮也既濟而有未濟此非治中生亂之象乎未濟而有既濟此非亂中生治之理乎禍福之倚伏安危之禪代皆此理也讀易者得不默契於心乎曰上經終於坎離先水而後火下經終于既未何以先既而後未乎曰上經主於天道故先水而後火者本其生數而言也下經主於人道則水火不交无以生萬物故以水火相濟者推其功用而言也然而由既濟而未濟則窮而變變而通此易无窮之

妙所以皆由自然也夫豈强為之布置哉

序卦

序卦之說夫子言之備矣然嘗考頴達之說曰聖人本定先後自有指非用孔子序卦之意若元用孔子序卦之意不應其卦二二相偶其說似為有見因是思之卦不能無偶則偶不能無序也天下之理一故神兩故化兩相偶而變化出焉此易之道也故以兩卦之對為序者文王之易也以一卦之名為序者孔

子之易也今讀孔子之易而不知求文王之易此非學易之大病乎蓋上經雖以乾坤坎離為主然其卦之偶凡十五皆以相因為序下經雖以震艮巽兊為主然其卦之偶凡十七皆以相反相對為序或者聖人之微意也何則乾而後有坤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也屯而後有蒙屯者物之初蒙者人之初也需而後有訟酒食者訟之端也師而後有比一戎衣乃所以定天下也小畜而後有履文德懿而上下辨也泰而

後有否陽交於春而陰盛於秋也同人而後為大有治之極者必基於大同也謙而後有豫虛者乃所以致盈也隨而後有蠱家之敗由其無諍子也臨而後有觀德足以臨者乃為可觀也噬嗑而後有賁去乎梗化則人文之化盛也剝而後有復消者乃所以為息也无妄而後為大畜誠則有以畜其德也頤而後有大過過嘗生於養也坎而後有離天一地二之序也此皆天地自然之理故以相因為序非強合而附

會也若下經則以人道言多以相反相對為序矣故咸與恒對人道之伉儷也遯與大壯反人道之進退也晉與明夷反人道之顯晦也家人與睽反人道之離合也蹇與解反人道之憂喜也損與益反人道之得失也夬與姤反人道之邪正也萃與升對萃聚而升進也困與井對通塞之義也革與鼎對新故之辨也震與艮對動靜之機也漸與歸妹對婚媾之道也豐與旅對豐盛而旅孤也巽與兊對順說之情也渙

與節反渙者不節而節者不渙也中孚與小過反信則無過而過則無信也既濟與未濟對則治亂相因而人道備矣由是觀之卦有自然之偶則偶有自然之序非可以强名也但夫子序卦即一卦相因而發其義文王序卦以兩卦相對而見其義前聖後聖蓋互相發而不可偏廢也與

後天卦位說

後天卦位諸說詳矣然嘗紬繹文王之意則有无窮之義焉夫後天卦位視先天俱變矣獨坎離對待猶先天之配合者此造化之微妙也葢先天主體後天主用體固用之所由出而用則不可以離夫體也故流行之中而有對待者存焉此聖人之精意葢乾坤所以生萬物而无窮者政以坎離為真水火也此二五妙合然後出

乎震而説乎兊也故震兊之分東西雖以金木而定位然震者當生物之初而兊居成物之終是陽倡乎始而震主之隂承乎終而兊應之此一剛一柔即乾坤之分體而一倡一和即乾之大始而坤之成物也與艮坤之易乎雷風之位者葢坤以隂土當生長之終而為收藏之本艮以陽土當收藏之終又為生長之本此土之所以分旺與然三男居東北而乾則退居于後三女居西南而坤則雜處其中者豈男主外事固可離乎父女主

內事不可離乎母是亦父尊而母親之義與

卦變說

卦變之說朱子亦既備于圖矣但本義之說專主二爻上下互易而變者似局于一例以故于夫子彖傳時有不合故不得不備其說之未備也何則有文王之卦變有周公之象變有夫子之卦變其所取雖不一而其義則本无異也葢文王所取以內外往來為變泰否是也周公所取以剛柔進退之極為變乾坤之用九用六是

也惟夫子或取一爻自外來而變者訟與无妄是也故訟之彖曰剛來而得中无妄之彖曰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内此皆蒙上卦而變也訟自需來无妄自復來有以二爻内外互易而變者損益與賁是也蓋此三卦皆自泰否而來故賁之彖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此非賁之六二由泰之上六而來歟損之彖曰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此非損之上九由三而上行與益之彖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此非益之初九由四而下于初與又有專以一

爻自下而上行者若噬嗑晉睽鼎是也葢此四卦皆以離居外專主于柔自下進得位得中非以剛柔上下互易而變也至于蹇解二卦皆有利西南之象然以解之往得衆之辭推之固可指九四自三而入于坤體故有西南之利若以蹇之往得中之辭推之則是九五自三而往方合乎變入坤體之象若依本義之説則是由震而坎何自而合西南之象乎又況渙之六四自二而往故其象曰柔得位乎外而上同又與朱子變例不合所

以然者一卦可變而為六十四正如朱子啟蒙之說何故專主于一例惜也弗克質正其是非而究其義也

象意説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書不能盡其言言不能盡其意故立象以盡之是象也者由其有不盡之意故卦有不盡之象世之儒者徒知象足盡意而求象中之意矣而不知象由意立乃不求意中之象此後之求象者所以非滞泥之不通則必疎畧而无據也姑以乾坤言之乾既

稱龍坤何得而稱龍坤既稱馬乾何故而為馬以象求象徒見其不合矣若以意求象則知坤之稱馬非坤之為馬也特以坤配乾故言牝以別之則坤之牝馬豈非以順健之意與坤之稱龍亦非坤之為龍也特以坤敵乾故言龍戰者主乾而不主坤言臣不可以加于君也又以諸卦濟川之象論之則需訟以乾坎之合固有涉之利不利之象矣中孚則以巽木行兊澤渙則以巽木行坎水亦有利涉之象矣若益之取象則其象曰利涉大

川木道乃行説者但以下震上巽而為木道矣然于乃
行之意似有未盡益謂之木道行此主于震木有動之
意非取巽木之象也彼中孚渙則巽木浮于水澤又非益之
巽木為可比也若蠱與大畜固以互震之木行于互兊
之澤似若有象之可求矣至于同人利涉又以何體之
可互乎胡氏知其象之不通乃求互巽之木以當之殊
不知巽木而非水澤則巽乃隂木非震木之比何自而
能涉乎益同人涉川取其意中之象爾何則同人者同

心之謂也同心濟難雖胡越一家則涉川之險尤貴同心之利也以此推之卦爻不能无象象不能无意此固象中之意也若書有不盡之言言有不盡之意于是而有象則是意中之象也求意于象又不若求象于意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卦无不通之象而象无不盡之意矣

乾坤說

乾坤諸卦之體統而乾又為坤之體統先儒有是言也

然乾坤剛柔爲畫常均故復至乾凡百一十有二陽而姤至坤亦百一十有二陰乾至泰固爲百三十六畫陽然否至坤亦爲百三十六畫陰上經乾有十二體而坤亦有十二體下經乾之體四而坤之體亦四是皆乾坤並立而未見乾之所以統乎坤者也惟大傳有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葢以乾元用九坤元用六而得之此固陽饒陰乏之而有自然之數矣及觀揲蓍掛扐之數則初變之竒偶爲竒者三爲偶者一

及再變之後竒偶始均然以四象之數而觀則老陽之變十有二而老陰之變惟四耳老陽積而爲乾老陰積而爲坤乾尊坤卑乾饒坤乏於是體統自然有非人力所能爲者故乾坤雖對體於篇端然乾陽由剥而復特著於上經而坤體由夬而姤則列之下經不得並列于上經矣且乾陽之復則受之以无妄所以尊陽也乾居上體坤陰之姤則受之以萃所以卑陰也坤居下體此乾坤相配之中不能无尊卑之意存焉此聖人之微意也故夫子

于无妄之彖即係之以剛來而為主于内及于萃則不言之矣此其扶持之意皆天道之自然夫豈聖人之容心哉

坎離説

先天以坎離居東西後天以坎離居南北説者以先天主對待之體後天主流行之用而坎離者天地之用卦故乾坤退居于无為坎離則代父母而主事然細玩圖意先天主于立體故以乾坤為主者凡陽皆乾凡陰皆

坤故乾坤定位即六子之位定矣後天主于致用故以坎離為主者卦之六位自初至三為離自四至上為坎不假人為乃天地自然之數所謂六位之坎離而六十四卦不能遺也以此為主則後天卦位葢可知矣况先天取天之坎離之意多後天取地之坎離之意多何則先天卦位離東坎西者日生于東月生于西也後天卦位離南坎北者離納己土故處乎地之陰坎納戊土故處乎地之陽所以然者圓圖之象天也方圖之象地也

天則陽極于南而陰極于北地則陽盛于北而陰盛于南此所以離居于南則外為天之陽而内為地之陰坎居于北則外為天之陰而内為地之陽此坎離所以兼備乾坤之體而為天地之用也然而上經首乾坤而終坎離者此固無天地之坎離為言也下經首咸恒而終既未濟者此則又以人道之坎離而言也故曰未濟男之窮歸妹女之終此之謂矣

否泰說

嗟夫自乾坤奠位何致泰之難而為否之易也夫生物之初為屯生民之初為蒙自其屯而不能无需自其蒙而不能无訟聖人者出因其衆而合之以兵農統其會而定之以封建于是封建行而民有所比而心不離兵農合而衆有所歸而力不耗然後衆心有所畜而文德修上下有所辨而禮制作此聖人由師而比不能不定之以戈兵者乃所以為懿文制禮之基也夫其致泰之由若此其難然聖人不以世之既泰而不盡夫人事也

裁其過而輔其不及聖人豈樂于自煩而不安于自逸哉交泰之運在天地而成泰之功在聖人也後世人主往往遇泰運而不盡人事徒諉夫泰之一變爲否乃天運之自然殊不思泰之所以致否由六五柔懦而致之否之所以傾否由九五剛健而傾之此聖人之微意也使泰之五位而濟之以剛德則三陰何自而翩翩包荒之君子何自變于包承之小人哉于此見泰之六五不言致泰之功而否之九五獨言傾否之故聖人之心葢

可見矣奈之何保泰之功不究夫象中之意也

禮樂說

聖人制禮作樂其必有所由乎夫禮作于履樂成于豫自先儒蓋有此言也然禮之作蓋作于交泰之前而樂之成乃成于致泰之後或者徒以上下之辨无難定而天地之和未易致此固禮作于先而樂成于後之徵然聖人微意殆以禮文之修必由于武功之既定樂音之盛益成于民物之既和此所以由訟而師則功成于比

者乃制禮之原由同人而大有則德盛于謙乃作樂之本所以然者禮由于政而政之大者孰大于比之建國樂由于德而德之盛者孰盛于大有而能謙推此二卦之序以見聖人制作之由蓋有自然之故而非智巧得與于其間也若履之終而有考祥之吉豫之終反不能无冥豫之歸豈不以禮之體雖嚴而其終也无失樂之用雖和而其終也不能不流與讀易者得不為深省